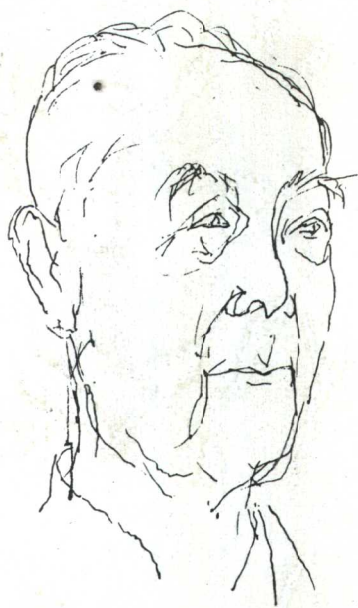


·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

季羨林卷



谈身边“琐”事而有所寄托，论人情世局而颇具文采，因小见大，余味无穷。

——季羨林



季羨林卷

乔继堂 王湜华 编选

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

季 羨 林 卷

乔继堂 王湜华 编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4插页 209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315-8/I·270

定价：12.00元

序 言

乔继堂

季羨林先生是当代学界巨擘，这怕是许多人都知晓、信服的。可他学问的精深博大，恐怕又不为门墙之外者所能道。与季先生曾同住燕园、且也多所过往的张中行先生说，这精且深的学问，“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语言，他通得多，母语即汉语之外，世上通行的英、法、德之类也可不在话下，他还通早已作古的梵语和吐火罗语。另一个方面可以算作重点是研究、翻译有关印度的经典著作。这方面，他用力最多，贡献最大。”（《负暄三话·季羨林》）中行先生所说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有时”而为之的“杂文，甚至是抒发幽情的散文。”这本《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品·季羨林卷》，就是这“有时”而为之的产品，而且仅仅是《因梦》、《天竺心影》、《朗润》、《燕南》、《万泉》诸集，以及许多尚未结集的文字中的“豹斑”，可见这“有时”的作品也相当宏富。

其实，季先生写作散文，并不比他的学习语言、翻译研究开始得晚；而他的喜爱散文，则是从中学至今一以贯之的，想来已有六七十年。小时候，季先生即对《古文观止》所选的中国散文有着浓厚的兴趣，百读不厌，至今仍能背诵。恐怕也就是那时他开始习作散文。一九三五年留德出国之前，郑振铎先

生曾写信给他，希望他把已经写成的散文辑成一集，编入丛书；可见，那时他的散文写作已经是颇有收获了。只是好事多磨，那本三五年已在拟议中的散文集，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才面世，其间已荏苒五十载了。

八五年结集出版的这本散文集，名《因梦集》，所收都是三十年代的作品。其中可以约略的分作两部分，一是在国内写的，一是留德期间在国外写的。与《因梦集》相续面世的散文集，有《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万泉集》等。《万泉集》出版在一九九一年八月，所收大多是八十年代的作品（包括九〇——九一年一月前的数篇）。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年开八秩的季先生似乎焕发了青春，散文写作蒸蒸日上，报刊所见作品有增无已，到现在，散见的篇章怕是足够辑结两三个集子了；而先生篋中保存的“半写成的散文稿子和准备写文章的素材”以及“脑袋里保留的”，还不知有多少！我不愿给先生冠以“多产散文作家”的名号，而他散文写作的勤奋，则是毋庸置疑的了。

然而，只是“勤奋”，远远不够。“勤奋”而索债般地从头脑中挤出作品来，这是季先生所不屑的。季先生主张真情为文，以此为“金科玉律”：“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季羨林散文集·自序》）通观季先生的作品，真情实感，正是其显著特色。无论是一草一木（如“马缨花”、“神奇的丝瓜”），还是大山巨川（如“登黄山记”、“富春江上”）；无论是交谊深厚的老友（如“忆章用”、“悼组缙”），还是邂逅不日的新交（如“Wala”、“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无论是故国情怀（如“年”、“去故国”），还是国际友谊（如“回到历史中去”、“下瀛洲”），都满溢着作者

浓郁、醇厚的情感。读季先生的散文，往往会被其字里行间充盈的情愫所感染，不意间沉吟、激越、深思……

真情实感，真而且实，当然就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要有动感、动情的物、事。物、事，有大小，有远近，相对个人来说，大的少、小的多，远的必疏阔、近的易感动。因此，要写有真情实感的散文，笔下该是小、近的物、事多一些。用“高屋建瓴”的眼光来看，不高大，不广阔，差一些。而季先生为文，恰就主张从“身边琐事”写起，他甚至以为“没有身边琐事，就没有真正好的散文”（《季羨林散文集·自序》）。他的散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从身边人、物、事写起的。他主张写“身边琐事”，又不主张被“琐”淹没，而是要“谈身边‘琐’事而有所寄托，论人情世局而颇具文彩，因小见大，余味无穷”（《朗润集·自序》）。他的散文，大多也正如此，《回到历史中去》、《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春归燕园》等，入笔的只不过是一次访问、一个男孩子、园中景物，而读来却给人以历史的、哲学的感发。

作为通晓多种语言的大师，季先生对域外散文的熟稔，当然不在话下；对英法散文大家的师法，也当在情理之中。但是，季先生最钟情、沉迷、效法的，还要算中国的散文。尽管以散文独尊的英吉利之查尔斯·兰姆、乔治·吉辛、托马斯·卡莱尔、德·昆西，等而亚的法兰西之蒙田，这些“光辉吓人的名字”也曾使他“悚然而肃”，但季先生还是以为从小就背熟的《古文观止》里的文章是最好的散文，还是惊服于庄周、子长、韩柳、欧苏，还是惊服于《逍遥游》、《报任少卿书》、《出师表》、《陈情表》、《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两千多年传统的中国散文土壤的滋育，再加上对域外西方、东

方散文艺术的借鉴、吸纳，使季先生的作品臻于二十世纪中国一流散文的行列。

关于散文写作，除了上述的不避身边琐事和真情为文，也就是“千万不要勉强写东西，不要无病呻吟”之外，季羨林先生曾集中谈及其技巧（香港《〈季羨林选集〉跋》），即：“要细致观察，反复酝酿，然后才下笔”；“要像写诗那样来写散文”（注重造句遣词，形象生动，诗意盎然）；“要像谱写交响乐那样来写散文”（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的“炼篇”）。这些甘苦之说，是嘉惠初学的谆谆教导，也可以视作先生散文特色的“夫子自道”吧？！

本集所选，多是季先生已出版诸集的代表作，也有近年、甚至今年的新作。约略分作七辑，有一般感怀之作，有怀人忆旧之作，有域外游历之作，还有特别的写花草树木一辑，写学习工作的清华北大一辑，自述生平事业的一辑。特别的几辑，有些特别的用意：写花草树木者，更可凸显、印证作者“身边琐事”、“真情难收”说；写清华北大，或可逗引出些读者对知识、学问的感佩与向往；自述者，效法古来评诗论文的“知人论世”之规，借作者之文俾读者以知其过去、现在，人品、学养……读者能于此集尝鼎味于一脔，是所深愿。

一九九五年六月，北京

主 编 林 非
副主编 陈华昌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湜 华 乔继堂
刘应争 张品兴
苏 冰 李晓丽
惠西平

目 录

序言	乔继堂
黄昏	(1)
年	(6)
寂寞	(12)
春色满寰中	(16)
一九八七年元旦试笔	(18)
晨趣	(20)
月是故乡明	(23)
枸杞树	(26)
香櫟	(31)
马缨花	(34)
夹竹桃	(39)
槐花	(43)
怀念西府海棠	(46)
神奇的丝瓜	(50)
二月兰	(53)
去故国	(59)

Wala	(64)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71)
回到历史中去	(76)
天雨曼陀罗	(81)
别印度	(87)
下瀛洲	(93)
游唐大招提寺	(97)
望雪山.....	(102)
别加德满都.....	(106)
重返哥廷根.....	(110)
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	(118)
登黄山记.....	(127)
在敦煌.....	(144)
火焰山下.....	(161)
富春江上.....	(166)
星光的海洋.....	(172)
黎明前的北京.....	(176)
游石钟山记.....	(178)
登庐山.....	(181)
法门寺.....	(185)
春满燕园.....	(191)
燕园盛夏.....	(194)
春归燕园.....	(197)
清华颂.....	(200)
梦萦未名湖.....	(202)
梦萦水木清华.....	(207)

忆章用·····	(211)
春城忆广田·····	(222)
西谛先生·····	(230)
悼念沈从文先生·····	(239)
哭冯至先生·····	(244)
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	(251)
寿作人·····	(257)
悼组湘·····	(264)
我的童年·····	(270)
遥远的怀念·····	(280)
我和外国文学·····	(288)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296)
八十述怀·····	(305)

黄 昏

黄昏是神秘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他们便有个黄昏。但是，年滚着年，月滚着月，他们活下去。有数不清的天，也就有数不清的黄昏。我要问：有几个人觉到过黄昏的存在呢？

早晨，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他们醒转来，开始去走一天的路。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陡然转了下去。仿佛只一溜，就溜到一天的末尾，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心头。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渴望着静息，渴望着梦的来临。不久，薄冥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也糊了他们的心。他们在低隘的小屋里忙乱着；把黄昏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到黄昏了没有？黄昏真美呵。他们却茫然了。

他们怎能不茫然呢？当他们再从屋里探出头

来寻找黄昏的时候，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黄色的消失，鸦背上白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胧的夜，这黄昏，像一个春宵的轻梦，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来，在他们心上一掠，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走了。

黄昏走了。走到哪里去了呢？——不，我先问：黄昏从哪里来的呢？这我说不清。又有谁说得清呢？我不能够抓住一把黄昏，问它到底。从东方么？东方是太阳出来的地方。从西方么？西方不正亮着红霞么？从南方吗？南方只充满了光和热。看来只有说从北方来的最适宜了。倘若我们想了开去，想到北方的极北端，是北冰洋和北极，我们可以在想象里描画出：白茫茫的天地，白茫茫的雪原，和白茫茫的冰山。再往北，在白茫茫的天边上，分不清哪是天，是地，是冰，是雪，只是朦胧的一片灰白。朦胧灰白的黄昏不正应当从这里蜕化出来么？

然而，蜕化出来了，却又扩散开去。漫过了大平原，大草原，留下了一层阴影；漫过了大森林，留下了一片阴郁的黑暗；漫过了小溪，把深灰的暮色溶入琤琮的水声里，水面在沉静里透着微明；漫过了山顶，留给它们星的光和月的光；漫过了小村，留下了苍茫的暮烟……给每个墙角扯下了一片，给每个蜘蛛网网住了一把。以后，又漫过了寂寞的沙漠，来到我们的国土里。我能想象：倘若我迎着黄昏站在沙漠里，我一定能看着黄昏从辽远的天边上跑了来，像——像什么呢？是不是应当像一阵灰濛的白雾？或者像一片扩散的云影？跑了来，仍然只是留下一片阴影，又跑了去，来到我们的国土里，随了弥漫在远处的白茫茫的烟，随了树梢上的淡淡的金黄色，也随了暮鸦背上的日色，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心头，又被人们关在门外了。

但是，在门外，它却不管人们关心不关心，寂寞地，冷落

地，替他们安排好了一个幻变的又充满了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朦胧，微明，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它给一切东西涂上银灰的梦的色彩。牛乳色的空气仿佛真牛乳似地凝结起来。但似乎又在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流动里，它带来了阒静，你听：一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但是死寂么？却并不，再比现在沉默一点，也会变成坟墓般地死寂。仿佛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优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压在人们的心头，灰的天空像一张薄幕；树木，房屋，烟纹，云缕，都像一张张的剪影，静静地贴在这幕上。这里，那里，点缀着晚霞的紫暝和小星的冷光。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里亮啾的鹤鸣；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像一切美到说不出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足，只能意会；意会之不足，只能赞叹。——然而却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

给人们关在门外，是我这样说么？我要小心，因为所谓人们，不是一切人们，也决不会是一切人们的。我在童年的时候，就常常呆在天井里等候黄昏的来临。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表明我比别人强。意思很简单，就是：别人不去，也或者是不愿意去这样作。我（自然也还有别人）适逢其会地常常这样作而已。常常在夏天里，我坐很矮的小凳上，看墙角里渐渐暗了起来，四周的白墙上也布上了一层淡淡的黑影。在幽暗里，夜来香的花香一阵阵地沁入我的心里。天空里飞着蝙蝠。檐角上的蜘蛛网，映着灰白的天空，在朦胧里，还可以数出网上的线条和粘在上面的蚊子和苍蝇的尸体。在不经意的时候蓦地再一抬头，暗灰的天空里已经嵌上闪着眼的小星了。在冬天，天井里满铺着白雪。我蜷伏在屋里。当我看到白的窗纸渐渐灰了起来，炉子里

在白天里看不出颜色来的火焰渐渐红起来，亮起来的时候，我也会知道：这是黄昏了。我从风门的缝里望出去：灰白的天空，灰白的盖着雪的屋顶。半弯惨淡的凉月印在天上，虽然有点凄凉；但仍然掩不了黄昏的美丽。这时，连常常坐在天井里等着它来临的人也不得不蜷伏在屋里。只剩了灰濛的雪色伴了它在冷清的门外，这幻变的朦胧的世界造给谁看呢？黄昏不觉得寂寞么？

但是寂寞也延长不多久。黄昏仍然要走的。李商隐的诗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不正慨叹黄昏的不能久留吗？它也真地不能久留，一瞬眼，这黄昏，像一个轻梦，只在人们心上一掠，留下黑暗的夜，带着它的寂寞走了。

走了，真地走了。现在再让我问：黄昏走到哪里去了呢？这我不比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更清楚。我也不能抓住黄昏的尾巴，问它到底。但是，推想起来，从北方来的应该到南方去的吧。谁说不是到南方去的呢？我看到它怎样的走了。——漫过了南墙，漫过了南边那座小山，那片树林；漫过了美丽的南国。一直到辽阔的非洲。非洲有耸峭的峻岭；岭上有深邃的永古苍暗的大森林。再想下去，森林里有老虎——老虎？黄昏来了，在白天里只呈露着淡绿的暗光的眼睛该亮起来了吧。像不像两盏灯呢？森林里还该有莽苍葳蕤的野草，比人高。草里有狮子，有大蚊子，有大蜘蛛，也该有蝙蝠，比平常的蝙蝠大。夕阳的余晖从树叶的稀薄处，透过了架在树枝上的蜘蛛网，漏了进来，一条条灿烂的金光，照耀得全林子里都发着棕红色。合了草底下毒蛇吐出来的毒气，幻成五色绚烂的彩雾。也该有萤火虫吧，现在一闪一闪地亮起来了。也该有花；但似乎不应该是夜来香或晚香玉。是什么呢？是一切毒艳的恶之花。在毒气里，不正应

该产生恶之花吗？这花的香慢慢溶入棕红色的空气里，溶入绚烂的彩雾里。搅乱成一团；滚成一团暖烘烘的热气。然而，不久这热气就给微明的夜色消溶了。只剩一闪一闪的萤火虫，现在渐渐地更亮了。老虎的眼睛更像两盏灯了。在静默里瞅着暗灰的天空里才露面的星星。

然而，在这里，黄昏仍然要走的。再走到哪里去呢？这却真地没人知道了。——随了淡白的稀疏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沉的天空里去么？随了瞅着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么？压在蝙蝠的翅膀上钻进了屋檐么？随了西天的晕红消溶在远山的后面么？这又有谁能明白地知道呢？我们知道的，只是：它走了，带了它的寂寞和美丽走了，像一丝微颺，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是了。——现在，现在我再有什么可问呢？等候明天么？明天来了，又明天，又明天，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又渴望着梦的来临。把门关上了。关在门外的仍然是黄昏，当他们再伸出头来找的时候，黄昏早已走了。从北冰洋跑了来，一过路，到非洲森林里去了。再到，再到哪里，谁知道呢？然而夜来了，漫长的漆黑的夜，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浮动暗香的夜……只是夜，长长的夜，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黄昏永远不存在在人们的心里的。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

年，像淡烟，又像远山的晴岚。我们握不着，也看不到。当它走来的时候，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地一拂，我们就知道：年来了。但是究竟什么是年呢？却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当我们沿着一条大路走着的时候，遥望前路茫茫，花样似乎很多。但是，及至走上前去，身临切近，却正如向水里扑自己的影子，捉到的只有空虚。更遥望前路，仍然渺茫得很。这时，我们往往要回头看看的。其实，回头看，随时都可以。但是我们却不。最常引起我们回头看的，是当我们走到一个路上的界石的时候。说界石，实在没有什么石。只不过在我们心上有那么一点痕迹。痕迹自然很虚缥。所以不易说。但倘若不管易说不易说，说了出来的话，就是年。

说出来了，这年，仍然很虚缥。也许因为这一说，变得更虚缥。但这却是没有办法的事了。我前面不是说我们要回头看吗？就先说我们回头看